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張大同

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三

元　胡祇遹　撰

雜著

縣政要式

置軍民站匠諸色户計各鄉保村莊丁口産業鼠尾簿一扇各户留空紙一面于後凡丁口死亡或成丁或産業孳畜增添消乏社長隨即報官于各户下令掌簿吏人即便標注凡遇差發絲銀稅糧夫役車牛造作起發

當軍撿點簿籍照各家即日增損氣力分數科攤不偏枯不重併使姦吏不能欺謾至于土田婚姻驅良頭疋債負一切詞訟一一憑籍照勘此籍如一縣之大圓明鏡物來即應姸醜莫逃續有分房析居復業還俗于驅為良等戶亦依上標附又置交參分外來寄居別投下諸雜戶計簿一扇以備互相爭訟二簿一一從實無得漏落包套隣佑主首社長互相保結不實者罪之各村荒閑官地及牧馬營盤亦仰于各村下標注此籍既定

別寫一扇申州申府頓放互相照勘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此人臣之常分也主爾忘身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志在于立功樹名富貴不萌于心此人臣之常職也即今觀之上自執政下及州縣以掊克聚斂為通才以苞苴邀結為得計不究己之才不才甫霑一命即望台司金玉滿堂愈懷貪冒出憂國之一言衆指以為妖訛舉愛民之一事咸疾以為狂妄虛文具于督責實效墮于杳茫敗事者無罪成算者無功廉公謹敕者反謂之好

名贓汚賊蠹者反謂之才幹駔儈曳青紫倡優佩章印
奪攘矯虔布滿中外長舌利口變是為非婢膝奴顔進
階增秩甚至鬻女而貨妻奚啻吮癰而舐痔言語煦煦
相取下而戈戟伏于中心同仕數年再相遇則白眼若
不相識小人同惡相濟結為朋黨此千古之常情也今
則不然相詈指天日非誠也刺血為盟言非誠也握手
出肺肝非誠也出妻見子非誠也升堂拜父母非誠也
通才納賄非誠也面譽而背非朝諾而夕畔雖蛇蝎虎

狠不食其類乃甘心而忍為雖鬼蜮優倡不欺其徒乃
面謾而無恥詭譎不測變詐無窮人心之惡一至于此
内外同風不以為怪不惟僚屬友朋之若是子焉而訐
其父弟焉而訐其兄妻妾訟夫主奴隸誣長上天道人
倫悖逆斵喪瀰漫壞爛一至于此于所厚者薄有此理
歟有識者坐視而不可救固當緘口結舌亦安得不為
之寒心哉聖人知民生之有欲不可不為之防故因其
性之固有使仁且壽禮樂教化之功也聖人身行正人

倫亦正恐遠方遐域不能見聞立五服公侯伯子男設庠序學校以訓誨教養之薫陶以詩書禮樂以成德焉教而不從董之以威刑政是也刑者救惡于已然兵亦刑也誅其長惡不悛者也後世救時宰相謀不及此事至而不為之備患生而不為之防不能積九年之蓄而為救荒閉廩勸糴之法不能使比屋可封故嚴立不孝不悌不睦之刑不能使風俗朴素樂于務本故有抑游惰重商稅賤倡優雜類之政不能定立田制一夫百畝

故有限公私田之制不能使民不為非故有警夜廵捕之禁不能使死徙無出鄉重祖先邱隴故有招誘捕捉殃及親戚隣里之刑陵夷至于近世苟且弊政又不能行事至物来專以刻薄督責為言逼迫威虐為務示已之才陷人於罪歸功於已嫁禍于人欺天罔上具文無實交結權貴增秩遷官諂媚士夫沽名釣譽民困瘁而不恤憂私財之不足致紊亂而反喜得縱恣而為姦加之常憲寬弛惡不必罰善不必褒以不公之毀譽定人

才之黜陟以風聞之是非為功過之實迹苟且滅裂貪汚日甚一日具曰予聖孰知烏之雌雄正謂今日移牒本司遍行所屬照條畫節文百姓不得越訴諸衙門各有分限不得受越訴推原立法本意司縣者親民之官日與小民相親情偽易見不能欺蔽責任不可不專不專則怠惰推遞紛亂繁冗久不能決故罪有五十七十以下司縣決之小民所爭訟不過婚姻債負良賤土田房舍牛畜鬬毆而已所犯若無重罪司縣皆當取決不

合申州申府申總府申提刑司即今司縣官吏貪邪每
遇上項本職合斷事理于元告人被論人處兩下受託
賄賂或瞻徇囑託或畏避形勢欲從正歸結則恐倒錢
告訐欲從邪處斷則恐提刑司照刷兼負冤者不肯准
服所以申州申府一解釋怨謗二洗雪已過嫁是非于
州府為州府得此復效司縣所為嫁是非于總府總府
復效州縣貪求厭足調發于州縣以致或爭地一畝價
錢不直數貫上下前後官吏行求費鈔數百貫逗遛七

年十年不能杜絶中間兩家隨衙諸干連人隨衙妨廢農功生業不可計數隨衙之間呼喚不著小吏獄卒百端凌辱小心畏法者以致飢飽勞役輕則因而成疾重則致命者往往有之家有疾病死亡之憂而不敢離衙門者有之如此怨苦皆原于妄申妄受當決不決擬合遍下照依條畫司縣當決而不決妄行作疑申州申府者初犯品官罰俸司吏杖罷再犯三犯則品官解任州府總府妄申妄受者亦如之合行移牒請照驗申臺照

詳乞賜明降遵依施行

精選縣令

辦事愛民莫親於縣令縣令得人則事辦而民安舉非其人則事不辦而民失業即今縣令多非其材省部不務精選兼品秩卑下州府驅委呼名殊無禮貌英俊才氣之人視不屑為十分為率大半不識文墨不通案牘署銜書名題日落筆一出於文吏之手事至物來是非緩急閉口不能裁斷袖手不能措畫顛倒錯繆莫知其

非雖有縣令與虛位同今後擬注縣令省部試以身言書判問以治民之方年六十已上精神才力昏耗者不可擬注身言書判不兼全者不注省會州府不得差委賤辱

論併州縣

州縣何為而併也戶口寡而官吏繁民力不足以供措克十羊不足以容九牧也併州縣則其便有三減祿食舒民力一也每縣胥吏鄉司里正之徒五六十人并祇

候兮手足解不下百餘人每家歲用衣食鈔百貫舉取足於民今皆廢罷而民免蠶食之苦二也每縣又得五六十家務本趨農昔為蠹民之害而今為納差之户三也其不便者三縣併則辭訟賦税遥遠一也廵盜賊尉司勞苦二也二者不難治平解紛糾警察寇盜則委商酒務主之無致生發無令起訟賦税遥遠則仰本縣當絲銀徵納之際各就本土置官收受無令百姓勞苦如此則省併州縣實為善政不必多論俟其户口增息政

繁事冗則量宜復置外戶口鮮少不宜立總管府者亦當合併衛輝等處是也宜立總管府者復當合而為一東平是也難者必曰併之則頭項有言是大不然土地城邑仍舊戶口差撥仍舊各頭項所設達嚕噶齊仍舊官制禮儀既定為總府者不敢無故呼召淩辱州縣然則何苦而不願也兼自天恩列土以來衆統寡大臨小行之到今五六十年而無一言何獨至於今日而有言哉其實一縣也一州也強名之為一路是蒙虛名而受

實費也難者必曰併之則總府權重是又不然往日諸侯世官擅生殺禍福取斂封植之權故一方愚民不知有朝廷之尊而知有諸侯也今之總管府有如是之權歟常賦之外不敢擅一錢流罪以上之刑一一申部五十月而遷徙何重權之有何過慮之甚也難者必曰鄉民之情升縣為州則喜降州為縣則慘然不樂是又不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得虛美而受實禍小民之言何足恤哉難者必曰往年辯者以減併州縣促削封

疆恐為外人所笑是何理之言也夫所謂之促削者千里之地為他人得其九今也為百里百里之地為他人得其五今為五十里毀千雉之城為百雉是所為促削也土地如舊城郭如舊何謂促削哉使田野不闢户口不增雖升縣為郡升州為京張夸名而無實用然則何益矣不知反為後人之大笑也此皆一時蒙昧便佞之空言今已不辯而自明亦不足恤

論府州縣官

府州縣官不合一例俱年老或年幼俱識字或不識字每補一人宜照已任者何人宜老幼文武間有不合勿止問此人合作刺史止有某州刺史闕便令補上不問見任諸員何人又用此人為同僚無乃偏枯否按察司最急當舉府州縣定功過朝廷既有五責辨集者不辨集者俱一律遷轉何以懲有過勸有功而合周官六計弊吏之旨哉

民間疾苦狀

一逃户不能復業今日離業明日官司將拋下物業便行典賣訖

一見在户替代逃户差發假令元抄十户逃訖五六户見在户包當

一税屋間架古今並無此例木植芭灰丁線已行税訖今又税屋甚為重併

一税羊重併既於每羣内不計多少抽分訖羊口又行收毛收皮納税每遇造作復於民間取要

一本場皮貨山查河泊冗事合行革罷併入税務

一税物不問時估止由闌頭合干人等高下價直以憑取税

一婚嫁之物既非買賣營利不宜收税

一站户既當馬匹又當祗應酒食委實重併困弊

一一切和雇和買造作并不得錢近年親管官吏擅行和買虧價十九

一社長並不益民止助貪污官府𩿨斂錢物侵剥細民合行罷去

一府州司縣每遇祗待使客自裀褥床榻油鹽菜蔬酒肉椀碟匙筯柴炭等物一切科斂於民使客既去諸物為之一空並不還主

一猺民甚多正當差户極少當議減革

一自立竹監并廵行官以來不勝煩擾民竹十廢八九官竹十損六七當罷竹監及廵行官民間許令種竹依價收税官竹委付土官一員掌管發賣

一廵鹽官不得擅自擾民事發之家當土官鞫問

一鹽法頗壞斤兩不足當依舊法滿足民間食鹽聽從商旅兩平貨賣官司不得樁配

一白著無名錢宜許赴按察司陳告

一凡遇和雇和買夫役不問多寡即行遍科宜嚴加禁

治

一親臨官和買和賣藉補宜行禁斷政弊

一冗司當罷省部臺院外酌古則無有準今則繁冗者皆當削去

一冗員當減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尊無二上人無二首故設官分職省部以降崇卑雖不同為長之官止合一員佐貳僚屬視事之繁簡則或倍蓰焉長官一員則裁決歸一而不紛競僚佐倍之則常務煩多足以代勞即

今六部尚書八九員侍郎郎中員外郎及一二宣慰使七八員同知副使各一人正如人二身八首而一足貽笑千載舉此一二他可類推最不適用虐下生事虛糜俸錢鋪馬祗待者宣司奏差等官宜十減八九

一冗吏當減

一冗文當革冗文不革則冗吏不能減何為冗文無安受無越訴無疏駁不法無申呈無度如是則冗文十去其七八

一信賞必罰則功多而過少今皆不行公勤者未必賞污怠者未必罰按察司並不察舉害民貪污者反為良吏奉公廉潔者反為庸駑

一賄賂公行則百務紊亂民冤無訴宜禁治嚴切欲斷賄賂莫若賞廉罪貪

一鈔法已壞當行拯救拯救之法無他推其致壞之由而改之

一倉廩不實合行覈實

一取人入仕無法合行講究即令冗員既減十之四五有罪者罷無罪者聽除亦可經數選而不闕

一江南重地難得易失所任非人合行精選仰按察司體察罪重者去輕者降留無功過者依例有功過者分別

一濫官雖罷私贓富厚宜許諸人陳告復還本主彼此俱罪者入官

一諸路庫藏倉厫有名無實當從實點勘

一公家與民爭利衙門宜有革罷

一錢穀官不宜貨賣宜於隨朝服勞人子弟姪選用

一不經省部銓注職名如本路奏差提領驗數官知數河泊官之類宜盡行罷去

一官吏斷事無法可守當議頒降條法不致罪一而刑異姦吏因緣高下其手

一諸路户計東移西竄南徙北遷消乏者不減差興盛者不增賦宜委本路公舉廉慎官同按察使官一員從宜抄數仍具戊戌壬子兩次何處附籍仍具本家見在

物力除為清册以憑從實定奪差賦

一江南平定通為一家南民即我民南兵即我兵也既有券軍使令北軍宜少休息每歲輪番一半南戍一半還家作活資養軍力

一不因才能勞效門閥以錢得官者宜盡行退罷即以才能勞效門閥之人代之

一宣使奏差一切使臣不問土官有無罪犯下馬便行取招重行打發輕則土物斂及於民宜行禁斷差帖上

亦不得妄寫惡言徒使朝廷失大體而不威官吏無恥而苟免

一某自起身至據台鼎專以賄賂左右迎合上意爲務故能使受賂者投間抵隙交口薦譽迎合偵伺無不如意自斯人顚覆以來受患者一無所得思慕之心追懷曷已相繼爲政者循覆轍則不可新易途則招謗謗言日多不惟不能施爲雖欲身安其位庸可得乎當自待御僕從有出身有賜賚以代私恩不使怨怒不惟立酬

勞報功之令典亦庶幾杜絶苞苴賄賂私相恩讐之罪

念

一江南民心未甚結固不可屢失自收附以來兵官嗜殺利其反側叛亂已得從其擄掠貨財子女則入於軍官壯士巨族則殄殲於鋒刃一縣叛則一縣蕩為灰燼一州叛則一州莽為邱墟然則於國何益矣申院申省反以為功朝廷不究詰所以反叛之由而慣賞其將卒定亂之勇人情孰不欲安屋粟火食夫耕婦織賦役之

外養老慈幼樂享太平此億兆之一心也今也棄此遐福去生就死甘為肝腦塗地父母妻子駢首受戮者是何心哉是盖牧民者有以激之使然前省所選人員例以賄賂得官屠沽駔儈市井無賴羣不逞之徒十居七八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使若輩之民欲民之安則不可得矣淫奪人妻子强取人財產田宅馬牛羊畜聽訟之間恣情枉法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百計千方務在得錢民之寃抑無所控告司縣州府上下一律哀聲怨

氣鬱積而不能發所以冒死而不顧國家自平金以來有事於宋五六十年而後混一豈不艱哉良將精卒經營戰鬬於數世一旦以濫官汚吏恣其貪殘而壞之惜哉

一江南陳米經歲既久皆不可食今已水旱脚力運漕於委曲萬餘里之外何不思之甚也以致沈船破車奪民時糜民力死損牛畜虛損盤費官吏不能交割多自經逃竄所運米石堆積水邊上雨下濕腐朽敗爛積今

四五年間問根起發斛數若干今到某所某倉若干已
十損其七八矣所存者又皆為糞土若此繆算即合停
罷
一御史臺按察司彈糾貪污申明冤滯實省部儲司之
藥石也省不知與已為助反視之如仇讐百端沮抑是
以近年以來當是任者全身遠禍閉口不言為書吏書
史者委靡貪污與州縣吏無異甚者反與之文過飾非
隱比其罪惡滋長其貪冒自今以往當激勵振作碌碌

無稱者退罷少犯贓汚視州縣官吏加一等治罪終身不復敘用

一倉場庫務諸錢穀官雖非所以處清流待英才之地亦無以市井細民賂以貨財而可得者上以財賂賣之下以貨賄得之上下交征利又無出身欲戒人以不盜何不恕之甚也即今贓汚之弊莫甚於此愚謂宜准往代舊例以待有功之子孫有月給有增秩拜官盜錢得罪之科如是則國無賣官之羞人絶僥倖之念錢穀入

官而不入於私家人矜廉潔而有光於祖考玆事非難
當革前弊凡隨駕日久如集賽台等子姪弟兄户選一
名補注不顧者聽責成於漢人以蒙古人領其事而不
課其殿最

一前省官私心本欲貴其子孫恐人有言故每職多設
冗員如六部宣慰司之類是也或以貨賂或以請託不
論人材不遵銓調昨日一布衣今日受三品命服日月
不深資品卑下而遽陞二品宰相者股肱之寄往往皆

帶相銜遂使僥倖之徒視名器如拾芥卑小官而恥為曰某人尚得某官我何為而居下列曰某人尚拜某爵我何為而受斯命輕易名器以至於此當議改格

一遞送造作必不能無弊姦吏因緣害衆合著夫匠十名乃科百名以至數多則遍科令後省部立式符下各土主者置立簿集鼠尾人民及工匠花名遇有遞送造作輪次應當周而復始仍令通文墨廉慎官吏封掌凡有遞送前路文字及宣使奏差到路輒不得便集人夫

先差人於前路探伺到來的實月日然後集衆若恐躭悞既承文字即於簿集上照勘某人今次該差計幾名公文先報得知管得在家聽候續聽指揮某日須要到來應役如此則公務亦辦不致稽留農工妄奪民力盗養姦吏

一拘刷牛皮之𫮃農人牛死舉家哀號不經申官不敢開剥筋角皮革畧有損壞又復壞錢或時值暑月入城遥遠往復之間肉已腐爛近日復有濫官下村親行拘

刷或翻挑舊事或每活牛一頭攤鈔五百一貫似此虐政即合罷去合用牛皮新納包銀不勞而足

一軍人應役還家一往一來之弊軍自分撥以來紛擾重併民不勝其困弊吏横恣其姦欺何以知之假如一戶軍戶某人係某縣某村元籍某年為始簽作軍戶根脚係隸某官帳下應役到今不曾改撥如此則或有軍前因事因病身故或避役在逃交替不至或貧難疾病單丁不能應役或元籍戶頭身故子孫更改官名及一

切事故管軍官照驗各人鄉貫姓名移文本管鄂勒官勾追補發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自一經分撥別隸他人所管行伍不相識官吏無籍冊可照一憑本人稱呼中間不無欺詐不惟如是或又於某年再經分撥或又於某年某歲累經分撥遇有前項事故展轉推求不見根脚出軍吏人亦非經手舊吏是以妄行移文勾追鄂勒吏人照得與元籍姓名點畫少差却行迴文審問一問一答往復經歲軍前既承迴文不無自疑遂於他路

勾喚似此紛亂純實謹畏者恐遭罪責或已行親當又復雇覓或兩處重當不能辨明不得交代以至壞產破家無處申訴不畏官法敢為姦欺者賄賂鄂勒官吏通同作弊或在家而云已行應役去訖或富實而妄言貧難或身在而言身故或有餘丁而云户絶或妄以鄉貫村莊姓名爭差為問逗遛歲月似此欺蔽不止一端究其受病之源皆出於分撥奇零隷屬無定即今南方無事管軍官員數太多名為萬户軍不滿千千户軍不滿

百降至鎮撫百户有止管二三人者是所謂十羊九牧者也照得管軍官員亦非皆出於累世将家勲舊武弁以一時軍功得官今乃袖手癡坐無髙爵之可邀無厚禄之可得無精兵鋭卒之可管意亦顒望國家優恤莫若檢照各官如根脚尚日淺年老無子姪可代者與一優便差除禄以養廉軍官既減則散軍可併散軍可併則可復無籍可併可復則選擇良将善撫馭者於要害重鎮屯戍以之鎮守則威重而姦亂不生緩急有用則

精鋭成師而得力往復交代及一切事故則不能致肥吏而瘠民欺官而悞事

一鈔虚之由有自來矣盜臣私印添價以買諸物一也置立總庫總局舉放出息輕付於無賴狂貪買官之人動輒千萬錠二也鈔法無定鈔十四兩八錢當金一兩即今官買金每金一兩該鈔一百五十貫自壞其法三也賄賂公行執權者止要良金美女俊馬奇珍百倍其價物重則鈔輕四也盜臣得以私印諸路官庫反不支

發民間無以倒換五也近年以零鈔消磨盡絶上司並不印發零鈔不行物價自重六也能除六弊鈔法自實一前省官自謂於國盡忠靳惜財物不敢安支虛費遂於諸投下五户絲銀歲賜暨諸犒賜等物不肯依時應副巧計開除不滿合得元數所與之物金銀疋叚亦皆低歹不堪使用衣著今次事發為人首告假銀足為明驗實失諸王心怨歸於上何足以為忠古人親親之義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恐不當如是

一碩布呺齊每户要訖鈔半兩或一兩二兩
一燒經排門取訖鈔五錢僧道每路不下五十錠
一令次貪人所積贜物不啻數萬錠其實皆出於生民之膏血惟數宜與民休息免絲銀或三年或二年統體受痛不立法不選人無賞罰貪貨財土地取兵取民無制度御臣下法寛而不禮重易進易退百官苟且趨利無貴賤等級職員太冗俸給不足員冗則論議紛紜而事不集俸薄則生理不給而生貪汚以今觀之每一司

分莫若減員之半而倍其俸
一即今銓調之法名存而實亡近年以來賄賂公行所謂緒餘土苴併自廢壞錢多者其職切要其祿厚其官高其日月經久而不遷轉所用之人無行檢無才能無門閥無勲勞無智識不責王事之辦集廢隳而不䘏部民之寃苦失職提刑司恬不彈舉無錢者雖負德行才能門閥勲舊或任滿而再不選叙或莅任未半歲一歲無罪而替罷亦不録用惟僻遠荒邑職不切要者或七

八年十年無人交代然則吏部官可不精選公平廉幹者躬親考校簿書内外司分計若干孰賢孰否孰功孰過孰年老疲軟不勝任孰年壯精力才幹人人見來歷人人如素知識某司某分當用幾人文資武資宜幾人某人因某功而陞遷某人因某罪而降黜使陞遷者知非徼倖廢罷者不敢怨言如此則趨事赴功得賢日廣一府州縣司吏所以遷轉者本恐年深作弊自遷轉以來其弊愈深其誤事愈甚何以言之人之所趨惟名與

利照得府州縣司俸薄不足以利家辛苦年深不得入流品無利無名復何顧藉不貪汚不枉曲何以度日兼吏人之職專主簿書案牘之首尾公勤才幹者聽從本官及上司呼召指使之不暇安能經理上項所當知之事哉是以問東而不知西問首而不知尾一聽於主案貼書之所可否而況貪賄賂殖貨財奉官民避强凌弱庇富虐貧非主案貼書則不能也以此論之反不若不遷之為愈也居父母之邦鄰有田宅產業賴公門庇廕

足以養廉人情物理彼此不能相欺謾不親即故人非豺狼遇事豈不相憫恤案牘出於其手不勞苦而嫻熟知首知尾其淈於其職每事不敢苟且恐後不能離手豈惟吏人至於職官自循末世避貫遷轉之法亦不免此弊不務擇人止務遷轉甚非良法使為官為吏者性果廉平雖居鄉黨亦廉平性果貪曲雖處異鄉亦貪曲避貫如以狼守羊何往而不殘食之也罷遷轉務擇人使鄉里公共推擇俸足以養廉公平歲久則得入流品

庶幾簡易而得人不撓法不害民不誤事

一某前任河東按察副使在任別無他能惟不妄拘錢入官吏人有罪杖而不罷一事頗異於同僚錢至彼此俱罪者入官拘收濫官污吏以形勢知術而强取民財令復入官是何異於濫官污吏之所為哉後雖有欲訴者則曰我所以不避官吏之宿怨含怒控告於上司者庶幾得吾之財耳今復官為拘管徒取怨官吏反貽後患曷若不申告之為愈也吏罪不罷者縣吏革罷而陞

州府州府吏革而陞於省部臺院與其害天下多曷若害一縣之寡害一縣而得罪猶有廵按官之杖責害天下之大孰問而孰責之哉

一里正輩不催差抑勒上户一弓手擅拷掠作威福政令有一言而事舉者不必費辭費力當一一舉行一日不能書字一萬者不補貼書不能裝卷試案式者不補諸吏不識文字者不補縣令但犯贓汚者品官落職永不叙用不能騎射者不補縣尉人驗歲月宜有出身親

親以惠與民休息立法擇人射占納租開草地恩詔罷
土功立法租庸調閱實户口物力開荒免五年減免租
税不任軍役辟舉守令五年一遷江南立王府革罷諸
省宣尉司等不急諸衙門推排軍力一百户為十甲驗
力均當買賣土田當立定制革罷中原不急諸衙門如
淘金之類金玉人匠禁斷奢侈淫麗定立等級聘財喪
葬屋宇衣服筵宴程試僧道儒醫及一切入仕官吏抽
分羊馬杓刷牛皮筋角抽分私家竹貨之類皆宜罷去

吏治雜條

一身正無私門無雜人

一詞訟省減推擇謹樸老吏給印寫狀毋受越訴經司縣斷而不服者鈞卷詳度縣斷依法則反坐妄告人違法則坐官吏

一不投下好尚

一獄無滯囚獄囚起數置一牌面日在几案斷訖則勾抹新添則標錄未斷者細標注緣故日日省問審斷此法

一六房朱銷日日省問觀監斷決增添日銷日附

一鈐束吏人非事故白晝不得出離各房卯酉歷嚴謹

如私事公務妨奪明白標附

一承受鑿發委審慎公勤者主之與朱銷簿時復相對

以賞罰勤惰

一差撥辦集推唱均平勸率怠惰務農者務農雜業者

雜業精勤專一

一游手好閒者鄰社舉彈宣限不可不遵毋遲毋速遲

則違限太速則二月賣絲五月賣穀矣

一盜賊息無不業之人無外來浮脚之户無不識姓名客寄不成户單丁之人謹慎勤苦不幸疾病死亡或凶歲不給者官為扶持或律助口糧或減免差發毋致無賴

一田野闢開荒者五年勿役仍減免雜役

一復逃亡到任便取實在并逃訖數目申部復業者免三年差發無事產官給荒閒地土元拋產業或為他人所有官為贖付

一館舍修整具備器皿全酒食美肉菜米麵精緻鋪馬肥壯館人勤謹毋抯名項

一倉庫完固防慎火燭巡護嚴密

一橋梁以時修葺須要五月一日拆八月一日搭

一詞狀置簿即日便行毋落吏手

一街衢巷陌潔淨無穢

一牢禁嚴固潔淨溫涼

一更漏分明依時夜巡如法

一弓兵有職分里正人毋得侵占

一公門人無故不得下村

一風俗淳儉冠婚喪祭一一從儉祈禱義社即皆住罷

到任省諭

一强宗大姓侵凌細民體察禁治

一減主案貼書主案一貼書二三餘並削去

一循分毋顧忌毋安申毋安下當行者即行部符不便於民者當折申即申毋便行下州縣

一印章朱語正貼無朱語者不得題判判署官或有照料不及雖吏題判若無朱語者職印不得使印

一不倒題日月不押虛催無益于事徒使吏人欺怠

一本命刑禁日當直吏人明書于小銀牌面置在几案曰今日某事某事

一和好隣境凡有急速使臣或不測事情差坐馬人預相報知

一六房吏獘當周知其情毋為所賣鋪兵有人應役頻

勾正身本是鋪兵守把城池别無廵哨攻戰管軍官為本人會手藝不放交代甚為艮苦近年以來軍人分撥奇零輾轉别隷部伍新管官並無簿籍或有逃亡事故不知鄉貫及户頭官名公文追勾不無差錯以致吏人受賄作姦文字來往逗遛不發亦有軍人小心謹慎避怕罪累重併應役此段前説備細言之合中省部密院詳察

一問獄以情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弓手及尉司官吏畏

避踰限罰責又本性麤暴殘忍率多執平人妄恣捶撻
苦楚捏合指示虚令招認獄問初情如此難以推究今
後尉司獲賊毋得監禁稽留擅自箠楚便當縣令以次
公廳鞫問得實止于縣司牢禁申觧所屬有司推問之
法止問令次所犯使首尾情實若犯人因推問其閒情
辭别有可疑説出它事者亦合鞫問如無此情節不得
曲加凌虐轉生餘事
一本管諸色當明置簿籍紀録户丁標注應役不應役

遇有造作輪番斟酌勾喚毋使吏人遍行騷擾作姦受賄虛奪工力

一戶差發夫役不均在家申逃每于逃戶處斂訖差發却于見在戶科攤

折獄雜條

體認所爭者何事人命　盜　姦　錢債　婚姻　良賤　鬬毆明察詳審元訴人辭理與事情有無相應如不相應且放從說過俾再三復說或差或否理短者折

之情隱者鈎之語言便利者勿便以為是蹇訥者勿便
以為非膚受之訴世俗所謂情理切害者勿遽先入于
心察言觀色詳情慮事不出乎理理明則情不能逃
引問被論人明告以被論之事令一一縷細抵對時曲
直真偽自見一鈎一距必窮盡其情而後已大抵元告
被論辭固無有不差因所差處互相詳察亦自辨明
每事皆有根柢旁證來歷情由當從實處一一推究干
證勸和人最為緊切君子善人畏避官司中間别無偏

向者其辭簡直明白或關親戚或圖錢物酒食或挾讐怨或避形勢或受囑托有一于此不無偏向辭理逆順輕重不可不察與元告事飾辭增減者有之與被論人辭理或排或助者有之聽訟者若便止憑干證不無寃枉不憑干證無所依據凡引干證人便先窮問與元告被論人有無親戚故舊錢物交往因何兩家指為干證則情過半矣干證情實見則事可立決

仲弓問政子曰先有司不先有司則不惟越訴事繁吏

人因緣爲姦抑實有不可隔越而問者又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若無情之辭便爲受理雖有明斷之材衙門必不能清簡二者當從古人凡人告狀官人當先熟讀其文有理無理寫狀人中間有無潤飾亦可見其過半當先引原告人當廳口說所告事理一一與狀文相對同則憑狀鞫問不同則便引寫狀人與告狀人對辭若有與口辭增減便決寫狀人亦減止無情妄告之一端耳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民情與政通先知時政然後知民情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至於後世政治雖不及古豈無所尚乎所尚者民亦尚之究其源之失知其流之差不可誣也無或偏聽於獄之兩辭

五聽之法當熟知言察情明理鍊事四者胷中了然且無一偏之喜怒雖百冗坌集于前皆可談笑而決何必疲精勞神怒罵揮斥搒掠捶楚然後為得也若夫情見

勢屈而不聽命先之以正言申之以感悟無不從者柔能勝剛弱能勝强溫言可以化人理到之辭不得不詘聽獄之法靜則明明則百姦不能逃其形切忌躁急躁急則己心先亂譬如撓水搖鏡焉能鑑物哉細民之所爭若無異事不過婚姻良賤錢債土田户口鬬毆姦盜而已此皆縣令之職令賢則必不至於上告至府至府而又不能決決不能服人良可恥也素餐之誚孰大於是

當置狀簿䇿一冊便給縫印府官押訖每日新狀當直司吏隨即當廳附籍便令承發司布散合該人吏旣畢隨手朱書吏人姓名於隨狀條下次日便令覆說無理者便退與原告人有理者施行但凡州縣可決者隨即批送必不可決者狀尾批令自勾此亦減吏權而除究滯也府官五日十日一銷照

十月一日務開三月一日務停首尾一百五十日每月先除訖刑禁假日四日計二十日又除訖冬節年節前

後各一日計六日兩月一小盡除訖三日立春節除訖一日進年節表一日乙亥日三日若遇二月清明節又除訖三日計二十七日中間或遇同仕上官下任吉凶慶弔迎送上司使客大約又除訖十餘日總計五十日餘外斷決詞訟者止有一百日或遇兩衙門約會相關或干證不圓或勘會不至或吏人事故（轉按疾病上司經兩勾追刷案之類）吏人手又虛訖十餘日中間止有八九十日理問辭訟又以監視造作勸農防送遞運府州追勾按察司差委

得問民訟多不過五六十日聰明疏通公勤廉幹者能決幾事若賦性愚鈍稟心私徇反為姦吏愚弄文字逗遛倏忽之間又復務停所以有十年八九年不決之事此蓋為十月一日興辭到官者言也若或正月二月才方告狀務停三限更甚迫促推原務停之政本恐妨農不知正墮姦吏倚法舞文之巧計以此觀之不若不立務停之限止取稽遲不公之罪必不敢至於數年之不決今後品官得代計在任月日經手事久不決者降黜

責罰得代之日按無不決之事者陞遷褒美

不遇無法而亂不見聖人之治功不值叔世之苟且而徒法不知聖人之防患而慮遠姑以田制言之三代經野有法不惟務本地著而民和至於一切紛亂詞訟皆無自而起自經野無法田不隸官豪强者得以兼併游手者得自貨賣是以離鄉輕家無父母之邦無墳廬之戀日且一日千年田換八百主交易若是之煩因地推收稅石之冗官吏姦蔽出入挑攬獄訟萬端繁文僞案

動若牛腰一語抵官十年不絶兩家爭田連村受禍縻奪農時破壞産業視骨肉為仇讐化鄰里為盜賊飲恨銜寃死莫能解一鄉一縣雖素號淳厚者亦皆變為姦欺詭譎頑嚚健訟詐造契券硬作佐證府州司縣惟利是視以曲為直以非為是上至臺省濁亂尤甚吁人之積怨含怒與日俱深良可寒心官府風俗敗壞至此刀筆賤吏猶以刻剥徵求歛聚貨殖為忠勤簿書期會為急務為明敏此乃田訟之一端至於科差之不均軍旅

驛站之偏枯見在户代當逃户差發之寃抑酒醋稅課程
之增額利歸於姦貪之手禍及於無告之小民刑獄之
淹滯畧不詢問赦恩之頻數縱放凶殘內外百官賢不
肖混淆幹局廉潔者招謗惹禍貪污委靡者歲得美除
出條欵則虛文嚴密責實效則百不一舉軍籍民籍點
竄改抹畧不可憑錢穀出入漫不照算官不知法吏不
識字身為軍卒而不識弓矢名隸工匠而無一器具僧
道則有妻有妾飲酒食肉趨利無厭醫藥者不知方論

素無學術狠忍殺人中選儒人不經不史不文不詩不修身齊家澒涊無恥冐虛名而求美官尚口舌而無實學標置自高致行同市井上下無正法是非無公議姸醜無明鏡重輕無權衡曲直無繩墨棼絲沸羮莫之分辨具曰予聖孰知烏之雌雄唯此時為然

論有司不立常平權衡高下一出於編民

物有餘則賤不足則貴固物之情也然而乘時徼利賤入而貴出亦市井之薄俗近歲農民亦為壟斷之態寧

取倍息之稱而買穀麥欲乘其雨不時降新不接舊物價為之湧貴而售也是以今晨物價若干日夕物價若干朝貴暮賤朝賤暮貴若翻覆手乘其逐末者日求升合而素無蓄積耳有司畧不介意坐視其紛紛無定偷薄姦弊日甚一日然則古人常平權衡可不設歟

丁糧地糧詳文

近為民户張忠買到軍户王贇地二頃五十畝又令張忠重納地稅事申部除豁不惟不准五致符下本路問

罪今來若不再行申呈地一也而曰軍地民地稅糧一也而曰丁糧地糧是蓋因人以立名因名以責實因人以推收義例甚明當丁稅者不納地稅當地稅者不納丁稅自立此格例以來未有併當重當者也近年以來破壞格例旣納丁糧因買得地稅之地而併當地稅或地稅之家買得丁糧之地而併納丁糧如此重併府司屢申終不開除反致取招問罪不惟案牘繁亂名實混淆軍民重併使國家號令不一前後失信省部見小利

而不究大體以瑣屑俗吏之言爲可聽俗吏不惟不知理義且如一話一言先自差失何以言之所以名曰丁糧地糧者地隨人變非人隨地變也今曰隨地推收先自失言合曰丁糧地糧隨人推收則不待解說而事自明白政自歸一民賣與軍地除四頃之外納地稅軍賣與民地不問多寬止納丁糧豈不簡易正大不費辭說若中間作姦造弊僞不以實嚴立罪責各有所歸則自無詐冒伏乞照詳

論倉糧

每歳税石無問年歳豐歉務要應期而足鼠耗分例之外計石二三可納一石穀精細乾圓然後入倉加之遠倉人功車牛往返月餘所費不淺下之供上不為不勞所謂剥口體之脂膏而應國家之急用竊見河倉暨京師倉並無敖房皆作露囤不一二夏舉皆陳腐臭敗以致馬牛不食復借之於民石得八斗又以農忙無力搬取賤取其本而棄之如糞土秋成徵還加倍不能償是

國家常稅本該一石新舊併徵計以加耗而併納三石矣其餘為官倉船户失陷者不可勝數事發到官枷紐連歲無追徵者省部明見此弊畧不置議愚謂倉官各選品官廉慎幹局者充增餘失陷明立賞罰以每歲所著錢或減租稅之半折納交鈔以二項錢偏置敖房實為便當

匹夫歲費

父母妻子身計家五口人日食米一升是周歲食粟三

十餘石布帛各人歲二端計十端絮二斤計十斤鹽醯

醯油一切雜費畧與食粟相當百畝之田所出僅不能

贍又輸官者絲絹包銀税糧酒醋課俸鈔之類農家别

無所出皆出於百畝所收之子粒好收則七八十石薄

收則不及其半欲無凍餒得乎又為以上三四十家不

耕而食者取之所以公私倉廪皆無餘蓄矣

試典史策問

即令司縣司吏起身寒微素無祖考遺留產業貲財本

身不會士農工商止仰月俸養廉然而食則粱肉衣則羅紈鞍馬奴僕與品官無異妻妾首飾金珠衣服金錦文繡與命妻富室無異所居之室高堂華屋不知所得從何而來假有編民游手好閒頻飲酒食肉必為鄰人弓手里正所疑此人不務實作活每日如此受用伺候刺探得錢因由必得其姦司縣司吏奢華如此畧無一人窮究詰問反致當路權要保舉廉慎未委虛的仰一一答問

古今設官置吏選取人才為官者必須通曉政事長於判斷推勘刑名詞訟使民無冤抑推排差役賦税貧富均平六事皆辦百務具舉斯為稱職為吏者案牘明敏刑名嫻熟無稽遲無違錯斯為稱職不稱職則自有彈舉之有司不才者合退罷則退罷今皆不然取勘歷任月日動皆二三十年試以才能則百問而百不知豈有身為吏人不識字不解書算不通刑名案牘止以勾當年深縣升之州州升之府府升之部部升之臺院都省

出職為品官當要職外任則承流宣化內則參決大政綱領郡縣取人如此是邪非邪為官為吏不自慚懼猶懷悵怨職小官卑以為戲已事當何如仰一一答問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紫山大全集卷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舉人臣范翔集

紫山大全集卷二十四

元 胡祗遹 撰

語録

中庸一編子思子為人之不知所以為人不自貴重而作也天生萬物人為最靈得天之全能循其天之命我全其性之良能明善正心修身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夫婦別父子親兄弟睦長幼序朋友信自天子至於庶人盡其職分之所當為不少闕不踰越貧富貴賤順受其

正如是而已偏為氣禀偏駁而不純全昬濁而不清明或過或不及而失中故聖人以身教之又擇其能全天德者為之師至於一家之內則父為子師夫為婦師兄為弟師長為幼師此自然之職分也以其間有頑父嚚母不能為子弟之師故使之家有塾以至國有學使人人孝悌忠信循序而和則天地位萬物育所以刑措而不用四海猶一家篤恭而天下平矣

始言天以全德付人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不存養省察

中言聖人法天建功立事終言聖功神化卒肖天地而後已天命性道教中和庸忠恕鬼神孝知仁勇誠明聰明睿知寛裕温柔發强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溥博淵泉敬明勸威不大聲色無聲無臭

中庸一書中為大本和為萬殊萬殊所以行其中也無所乖戾發而中節曰和中節者時中也中節則和和者中之功效也庸者平常不易也惟中則能如是一有偏倚過不及雖欲暫而不可况今日如是明日如是久久

平常而不易者也庸者中之立也久也誠者實其中也明者中之鑑也人能中立則上下四方是非邪正情偽賢不肖莫能逃其鑑照推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如堯舜文武周公孔子此中之聖功神化之極致皇極之全體也故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孟子從而觧之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中庸一篇天人為一本非二物以天理統人事明天理聖人則合乎天也大賢君子則克己復禮求同乎天也

小人則不知而背乎天也天能賦與而不能言聖人代天理物心得躬行以立教垂訓使天下之人皆合乎天得自然之性行當然之道實固有之德亦若生知安行成己成物擴充推極養而無害聖功神化以至無聲無臭與天地同德而後已

天以大中至正停停當當無餘無欠無妄偽無乍作遽息無過不及無惡無凶無昏蔽無私無我無固滯不通無不仁不義無禮無智無乖戾不和周圓具備之理付

與於人人反其天不能全其天而入於邪惡故子思明善消惡欲人人之復其天也

中庸一篇只篇首三句命性道教四字該括已盡已後三十三章乃四字之發明子思子恐後學之不擴充以至其極故不免實之以前聖嘉言善行完備四字之體用耳至於伏羲文王周孔之於易諄諄切切丁寧反復縷陳數説恐後人之不能明了耳至於大學語孟詩書春秋亦此意也

中庸綱領命性道教中庸和知仁勇忠恕鬼神孝郊社
禘嘗誠聰明睿知臨寛裕温柔容發強剛毅執齋莊中
正敬文理密察别溥博淵泉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
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温故知新敦厚崇禮肫肫其仁淵
淵其淵浩浩其天
人之學道貴知原委貴得體用貴切己貴識權知是四
者由博以求約萬而一一而萬有綱有目本末不紊則
可以達道入德孔子没周道陵夷民不興行賢智者失

之太過愚不肖者失之不及不知道之大原出於天備於性成於我以口耳為學以計術為智才能為賢子思作為此篇首言命性道教皆出於天人肖天地以生當肖天地而成已成物毋墜天之降實命聖人則不惟如是而已雖天地萬物賴聖人以位以育所以能如是者不在乎他循其性之自然適乎中而已性之所有者五接於人倫則為五典非知足以知仁足以守勇足以行誠足以成則不能全其天復其性矣故以舜之智顏子

之仁子路之勇實之繼以舜文王武王周公受天之大命全天之至性行天之大道代天而立教四聖人者功及於一時故終之以孔子雖不得天位而立德立言垂教立功及於萬世集四聖為大成又有賢於四聖聖功神化天地造化之所不可及者孔子為之輔相裁成無聲無臭與天同德然則子思之言豈不昭昭矣乎天人果為二乎人之學道果能出於此乎

靜能不偏不倚而大本立大本立則天地位故動能中

節而達道行達道行則萬物育立之正謂之大本行之通謂之達道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人無貴賤賢愚萬古一日萬人一人出必由户户即當出入之正路也人倫自有正路自有門户人而不由道出不由户也教衰俗惡可哀也哉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耳目之所及不過百步已不詳審寡聞淺見日用當行者不著不察況耳

目之所不見不聞者乎道之體用大包天地細入微塵無所不在可不戒慎恐懼乎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賢者尚爾矧庸人乎此則當知道之無外廣見聞而遠視聽慎獨則當知道之無內一毫私邪不萌於心也

暗室屋漏謂之隱念慮萌動之初謂之微孟子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邵康節曰思慮一起鬼神已知此子思所以慎其獨也

民鮮能久矣何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雖於五常萬

善反身而誠其氣質之偏賢者知者常失之過愚不肖者常失於不及或乍作而遽息日月至焉不能恒久而不易是所以民鮮久矣譬如飲食之美惡人皆知之亦有各嗜一味之偏不知酸苦甘辛鹹淡得中之正味況道之中庸乎故子思著中庸一書使人知道之體中而已道之用庸而已庸者平常恒久而不可易和在其中矣中之一字大矣廣矣天地萬物莫不在是一寒一暑中也一陰一陽中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中也五

行相生相勝中也一晝一夜中也是所以謂之不偏也不倚也無過也無不及也大本之所以立也今日如是明日如是今月今歲如是至於萬萬歲恒久不改易而如是是所以謂之庸也達道之所以行也所謂不易之定理也非中則不能庸非庸則中不立是謂大道之體用相生而相助也在天下則京師為中帝王為中在一人則心為中在一草木則幹為中帝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建中和之極心為人身之中建立萬事酬酢

萬變榦為一草木之中則下植根本上達枝葉故一中立而萬殊生過者不及者偏者倚者東西南北上下廉隅皆歸極焉皆會極焉是以能無窮而不易

五常萬善或過或不及或不能平常是所謂不合乎中庸然則孔子之時周道雖衰一時風俗民行恒性良德未盡斲喪但失於過不及不常之差耳未若後世不孝不悌不仁不義不忠不信全失其良心者也觀聖人嘆辭可以見世變

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莫之知避也存心養性接物處事或過或不及或不恒久已悖物忤違錯乖戾内而此心外而庶類不位不育小則起爭訟大則犯義犯刑然則不能中庸者非罟擭陷阱而何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或失或不能盡則反是遂至放辟邪侈無不為已陷罪而受刑法不可宥此司徒職天敘有典所以不得不敦也世教既衰民不興行故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道不遠人者身外無道身即道之體道即身之用也有耳目口鼻之體便有視聽言動之用視聽言動之則視聽言動之理既有此身便有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君臣之倫類便各有自然之理當為之職分當行之路我身所具之理人亦具之物亦具之本不相遠人所以去道之遠者害於有我形氣之私不忠不恕故違道日遠已所欲者人亦欲之已所惡者人亦惡之知人與已同忠以盡已恕以及人則近道矣下文君子之道四以

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

德性之自然何遠之有以其不循自然有為之之心故愈為而愈遠故曰道者自然之理不可以為遠

以人治人改而止改訓移移手中所執之柯之則於所伐之柯則能事畢矣既未能如堯舜之性之則當如湯武之身之反之人能以人之固有之善而治其不善則亦移而已矣故曰以人治人改而止

聖人以高遠自負觀此謙退之辭意深警學者合切近

而慕高遠躐等凌節便欲升高陟遐而不知自下自邇之不可越也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舜以不順於頑父嚚母不信於傲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不足以解憂文王處賢父之下居賢嗣之上故無憂

思修身至不可以不知天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人之所以為人受形於父母受性命於天

勸賢勸親親勸大臣勸士勸百姓勸百工勸之為義非諄諄喋喋家訓户曉盖使人感恩戴德奮激勉勵各盡其職也氷炭不同處讒諂之小人夭淫之美女其志在於淫縱自恣所疾惡者有德之士投間抵隙獲明夷之心為正人之害人君誠能斥去讒人疎遠女色不貴奇珍異貨以德為貴則天下之士皆悦而願仕於朝矣來百工來者日省視其勞苦月考驗其巧拙餼廪温厚與所作之事相稱感結人心使人人慕悦傾心竭力爭

呈效其技能是之謂來近世以來疲憊困乏之而不知所省工者不賞拙者不罰凍餒其妻子不逃逋遠去則咨嗟怨望欺詐託疾矣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聖人生知安行便能實見實知實有其天德故自誠而明大賢已下不能齊聖必當推致委曲以盡其誠委曲有矯揉勉強克勝之謂也一念一言一行凡有不誠者淺則推致之深則委曲矯揉之自怨自艾自懲自創久則

亦能誠矣感悟之深力變之篤遂有形著明動變化之效聖賢同歸矣

上章天下至誠者聖人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自然誠實降聖人一等不能性之必當擴充推致矯揉曲折凡有不誠者力反乎誠必至無一念一事之不誠固執凝定矣如自然故能發見乎外驗之行事誠不可揜顯著昭明矣中人所稟不能渾全從其性善之一偏推而致之觸類而長漸可以至於純顏子所偏者仁故由仁而

成德造道以至於聖曾子由孝而入子路由勇而入皆致曲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天地之性人為貴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矣為人而不自貴重自暴自棄自汚自賤悖德賊仁不才不肖是負天地之厚我也既知我有如是之德性可不自貴自重恭敬奉持惟恐失墜乎然而當求如何行善而有得於心如何作為行事而有得於身如何可以全此心之徳而不至於不仁

不智無禮無義行有不得先反求諸心後請教於父兄師友不知者敬問之不能者博學之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欲尊德性必先從事於問學不問不學則不知不能雖曰尊德性亦妄自尊大妄自貴重徒為一驕傲木偶人耳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

致廣大存心而盡精微致知廣大配天地然必自精微細密積日累功擴而充之推而極之而後能之故曰切問而近思又曰守約而施博

極高明存心而道中庸致知與日月合其明求能如是必當從事於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恒久平常而不易其操守言顧行行顧言然後庶幾極乎高明

敦厚存心以崇禮致知人生性質本厚因物有遷知自厚而著力以厚然質勝文則朴野庸鄙故博學於禮文以增崇其厚德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天以善與我我得之而勿失故謂之德天以善生我我生生而不絶不悖故謂之性德性者物莫能全而人受

之是之謂良貴尊爵當自貴重故曰尊德性然人非聖
不能生知必從學問而後知故當道問學人配天地而
三德如天地之廣大則可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純亦不已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法效天地日復一日推而至其極故曰致廣大廣大者
精微之極故曰盡精微懸象高明無踰乎日月然其行
也無過不及今歲如是千萬歲如是可不謂中歟常歟
故曰極高明而道中庸故歲已去新歲復來故當温故

以知新體立用行質完文具故當敦厚以崇禮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如知縣知州知府知事之知以配天助化育為己任功用在我何有倚賴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正謂此也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詩書六藝之所載亦不外是數者但先能力行或過或不及躬行雖篤而中有未悟然後學文以為龜鑑凖繩以適其中而已不力行而先學文徒能騰口說而已

民德歸厚矣子之於父母厚之至者不學而能者也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然則後世人君以日易月化行於上俗成於下天下之人視君長何有哉

不學則心身茫然不知所立自十五志學念念不厭習熟倣效前賢之言行又十五年之久所學有諸已挺然植立而不遷徙立心有恒處身有道矣

溫故而知新涵泳乎其所已知理義則日知其未知既得之而時習之月無忘其所已能未得者不可不知故日知其所無尋繹

舊聞每有新得勿謂已能而不温一事未知心爲未盡
知爲未致故君子恥之故新不可不知
道者理也路也一事自有一理一事自有當行之路不
合正理不由當行之路是謂之畔然則何由而不至於
畔經事多窮理明有要約以持守則自合乎道故當博
文約禮二者廢一不可博而不守約則無綱領守約而
不博如無一錢可穿何以知道欲知父子君臣夫婦昆
弟朋友之道則博覩古人人倫嘉言善行之文而揆之

以禮則合遵而行之不至於畔

以博施濟衆言之非惟堯舜病其不足雖天地亦不能足旱乾水溢疾病災疫山崩水涸皆是也

庸人以口體為重心性為輕蔬水若口體富貴悦口體故樂富貴而悲貧賤苟得富貴不義不恤也得之既不義其能安且久乎心性庸得乎養其大體為大人而況聖人乎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顔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

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子曰賢哉回也孔顔之所樂於此槩可見矣世之人樂富貴而悲貧賤所樂者口體之樂耳孟子曰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又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又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子思子曰素貧賤行乎貧賤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口體之樂肥甘輕煖二者而已心思之樂所樂豈

有既哉濂溪每令門人尋孔顔所樂者何事以愚觀之顔子之所樂者欲罷不能也孔子之所樂者天生德於予也無往而不樂也豈止三事乎

游於藝游由同用藝當作義藝乃傳寫之誤以藝義音相近故也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子曰吾不試故藝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藝非聖人之所貴又非可以配乎道德仁也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道德仁義四者不可相離故韓文公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

虛位心一身之主志又心之主用也不志於道則有是物而不知則也何以率性心無所主不知心之所以為心之理與木石何異焉惟能先明心之所以為心之理自然當行之路率性而行而得於心是之謂德理為我有脚踐實地有所憑據執守故曰志於道據於德然而仁義者又道德之實居仁由義則不悖德不畔道矣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志道則循理得路心無邪慝據德則心有所得身有憑藉止其所矣依仁則至公無私無

非天理之流行矣游藝則即藝明理小大交相養矣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親戚朋友之死喪輕重厚薄固爲

有間其於遭變故則一也我以親戚朋友而哭之是日

之内宜何如哉禮曰隣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方

哭而遽有歡心豈性情之正也哉

孔子之愛顏子愛其語之而不惰者於吾言無所不說

顏子之愛敬聖人感佩其循循善誘使人欲罷而不能

在他人則便不能然識其小而不識其大見其淺粗而

不見其精微或喜聖人之博或慕聖人之言辭文章譬諸蒙天地生成之恩而止知其覆載受日月之照臨而止荷其光明聖人憫其狃於見聞之得而不求其充塞光輝自得大成之趣故曰予欲無言以感悟子貢若於顔子不必言此子貢果不悟而發小子何述之對聖人恐其學者以子貢之言為然學止於言語文辭而已故直指明示而告之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非聖人不能如此訓人惜乎子貢之終不悟也聖人之學同天

也如是故曰雨風露雷無非教也聖人動靜語默無非至訓無非可法如學者窺伺體認奚必以口舌為哉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適道悟說自得也道即理也雖能悟說其理未敢必其挺然持守不背畔也故曰未可與立雖能挺然卓立多固執而不通不能隨時而取中故曰未可與權人有志於學可與之共然其智識才能不逮其志亦不能與之得路而進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中道而畫

半途而背畔是未可與卓然立而不變就能堅定不變又多固執而不通方故未可與權然則學道豈易能哉孔子於齊衰冕衣裳失明之人禮貌若是惟顔子目擊道存見微知著見聖人之心德發於威儀動作不覺失聲而嘆曰欲而仰之則崇高宏大包天地而無外致力研求其底裏其小無内堅確而莫能破窮其首則已在吾之前不見其首究其尾則忽在吾之後不盡見其尾夫子之盛德如是哉及其施教俯隨人才之小大高下

先傳示之以前言往行禮樂刑政與夫天文地理一物一事之光華昭著者使我因外以求内因用以求體因流以討源因末以尋本又恐我不能知萬殊之一本故要約我以天理之自然使知不能不如是之理必至一貫而後已聖人於我恩德懇懇如是我勉勵努力追逐企及而恨其力之微才欲少止則味濃厚而不能舍故不惜我之心力竭盡無餘得我意少生而後進見其卓然峻絶而不可攀躋此顔子已至於大而求化之歟道無

不存無適非道費而隱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顏子見道如此故發此歎因言夫子善誘我先博我以文使我即物窮理而致吾之知後約我以禮使我收功守約克去己私復全天理學道至此自得居安資深欲罷而自不已盡我之力仰而視之巍巍乎無有邊際峻極于天不可以階升無由得從此顏子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勇也必至於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而後已

今之琴瑟古之鄭衛此樂音之與政通也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此氣志之形於物也故古之君子燕居養德假物之善鳴者以宣道純粹和平之氣今之君子隨俗進技以嫵媚哇淫之欲快耳而稱口噫其於樂以成德也不亦遠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至在家必達言行中節合理不違忤於物所向皆通無有滞礙是之謂達子張以虛譽聞通於遠近為達聖人知其情故為之問果以

聞對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樊遲請學稼圃聖人以好禮義信答之富哉言乎上好禮使臣以禮御衆以禮以貴下賤大得民心上和下睦人非禽犢安得不以敬愛報上上好義舉措合宜小大無過舉允愜衆望安得不悅服上好信上下貴賤誠實交孚信如天地四時下安得不以情實事上四海之民敬愛如父母悅服如神明孚信如天地將見如獸走壙

如蟻慕羶如魚聚淵如鳥歸林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倉廩府庫充實富藏天子尊居民上咸知禮義而王道大人之事備矣何必區區以百畆不易為憂哉
仕而優則學此句當在學而優則仕之後書曰學古入官政乃不迷又曰念終始典于學以此觀之學也者學為仕也故孔子以子路有民人有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為佞世人要好文章不過效學前人陳言工字琢句鋪叙排布首尾腹心成章而已要優於政事不過廣覽

前人陳跡效顰而已韓子曰不得其心而逐其跡吾未見其能彵也真知言哉朱文公亦謂後人學騷譬如無疾而呻吟正謂此也

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古之王者之於大臣有師事之禮文王之於呂尚命曰太公亦此意也下至齊桓之於管仲漢明帝之於桓榮師禮有在二君之德業方之殷周固不足言方之近世君人者求為齊桓漢明之罪人不可得也中庸之九經曰敬大臣體

羣臣也漢高帝慢而侮人猶曰吾不如子房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推誠嘆服字子房而不名失蕭何如左右手拜韓信以壇載使高帝若知學又豈止此而已乎厥後賈誼以漢於功臣少恩禮正救明辨大以為非宜以武帝之强雄嚴威整冠汲黯豈非知君臣之禮之不可失也聖如陶虞以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耳目孜孜求助如恐不及者理勢然也降及叔世君尊如天視臣如地君以郎主自處呼臣為奴婢為大臣者澳涊亡恥處

已以臺僕犬馬而不羞也嗚呼朝廷風俗之本禮樂教化之原今也至於上驕怠而自聖下頑鈍而無恥欲求夫庶事康百工熙親若同躬義若父子不亦難乎甚可畏也余讀商書見高宗之於傅說待之如砥礪舟楫霖雨麴糵鹽梅譬如百工之於利器斯須而不可舍也親之如股肱耳目必仰以成身也敬之如師保惟恐其棄已而不言也傅說之於高宗祗若對揚告之以法天謹言慎行賞罰用人之明事事之備遠小人儉祭祀終之

以遜志敏學道積于身德修罔覺君益聖臣益恭至嗣成湯而不祧踵伊尹而配饗不亦宜乎而又載之於書列二典三謨湯誓湯誥之後流芳萬世永久無窮使後世君臣取法之不暇慕君之士百讀而不能已然則聖人定書之旨豈其微哉

萬善在我知之非艱擴充為艱能暫而不能久見近而不能遠舉小以遺大窮明以昧幽是皆不能擴充故也展引推托之謂擴盈滿塞實之謂充故孟子以人能充

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所以不能擴充者天理才明即為人欲間斷山徑茅塞之喻豈不昭然易曉哉九層之臺一簣之積也千里之路一步之積也合抱之木毫萌之積也然則大者小之積遠者近之積幽者明之反死者生之復惡者善之悖消長對待一而二二而一故君子貴乎積學積德積行尚志尚友故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

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孟子七篇皆於人之良心發見處開導引掖若火始然而發之使明若泉始達而決之使行欲人自不能已推擴充滿以至於為堯舜深得孔子循循善誘之法若使學者茍能循序而進推救赤子入井惻隱之心事事如此而仁不可勝用矣如好色好貨好勇一出於義禮之正而不陷於人欲血氣之私存養夜氣培植朝聽晝訪之功以集義之直養浩然之氣必至於充塞天地而後

已知舜蹠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而已知人性之本善不染乎人欲之惡知堯舜性之之真五伯假之之偽真則公偽則私知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折衷於孔子之時知天爵之良貴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晉楚趙孟失其富貴知正已以正人窮則獨行達則兼善凡孟子一話一言皆與論語詩書易春秋相合互相發明如是則安有學之不進者歟

朱震泥象數盡易之變見伏互體世應至於再至於三反

覆展轉變易究竟有不能通不相符者至如乾卦六爻周公爻辭各各分明各說一爻之義朱震取象不合揉亂錯雜而取故混雜交互而說反與爻辭相背戾且如說恒大象既以恒自震三變九三立而不易於爻辭初六復曰初本泰之六四成巽九出六入有陰陽相求之象不知恒卦果自何卦而來觀震之解易因辭以求象卦辭大象辭爻辭既不一故展轉取象而亦不一

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

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以理觀之以一氣通之奚啻千里哉放四海際六合窮天地而準故機心發而鷗遠至誠可以貫金石不可誣也簫韶作而鳳儀春秋成而麟至豈不昭昭矣乎外物之來趨同氣也外賓之來從主人之命也故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以類而應也

天體周匝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行健日匝過一度故三百六十日為一歲以六日之零與日月會每

二十九日過半相會又餘六日計一十二日為閏故三歲一閏五歲則再閏以五歲總而計之是一歲三百六十六日矣氣機周流無斯須之或息亦無斯須之不變故無斯須之同以大率分之則為春夏秋冬溫熱涼寒生長收藏更以大率言之則陰陽二氣耳更以大總言之則一氣之升降往來耳進退闔闢耳細分之則晝夜十二時百刻絪緼蒸化積而成歲故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六氣為一時四時為一歲故養生者於調氣呼

吸起居寤寐一動一靜不敢過偏焉呼多吸少言語吽
笑過多則氣耗散而衰損吸多呼少則氣壅滯而不流
行動靜視聽亦然至於醫書所說五運六氣六味和平
則生人淫邪則病物是又不可不知也
一陰一陽理之自然無少偏勝氣之常也氣之反常則
為淫邪勝復或以十年一紀甲子一周大數較之終亦
均停竟不偏勝故曰其進銳者其退速甚愛必大費深
藏必厚亡氣數之不能不爾也凡民所見淺近既不覩

物又不明理見得而不見失欲速而不務久知進而不知退故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

易中何故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乾陽物也乾道成男坤陰物也坤道成女此二氣之良能晝為陽夜為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晝明而夜晴春夏發生長養秋冬斂縮峭刻春夏為仁禮秋冬為義刑小人女子禀受晦晴

峭刻得陰氣多不能不爾故二氣分為五行人稟二五之精故三命家以年月日時之支干演五行之性情甲乙木多者仁丙丁火多者禮戊己土多者信庚辛金多者義壬癸水多者智亦易之義也

萬物一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動靜也所謂靜者非謂氣機止息而如死灰槁木也動者升也靜者降也動者發生也靜者收斂也春夏屬陽動也秋冬屬陰靜也正如人之呼為春夏吸為秋冬吸則陽在腹內呼

則散之於外秋冬氣收斂於地中春夏氣發生於地表孔子語常而不語怪者以為不足怪也怪者常之偏勝反悖之氣也人能知常則萬怪變生於前而不為皇惑皆知其有原也請於說卦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觀之既曰生生而變化無窮何所不有而仁義禮智信五常也盡其常則義理無窮反其常則變怪亦無窮然一一皆有其原也

乾坤三爻純陰純陽二氣不相雜外六子不過一陰二

陽一陽二陰兩端而已天地奇偶之數五十五至於揲蓍則止用五十者何也蓋參天兩地而五十者天地之正數也衍而得之者餘數也尊其正數而不敢用故用其衍數也五十之中又尊一為太極而不用故用四十九也

用九用六只是訓為處剛處柔也處剛則戒其无首處柔則戒其永貞亦抑其太過而强其不足也發此例於乾坤當於六十四卦爻中觀之然後見聖人用九六之

道

謂太極生兩儀亦可謂太極分兩儀則亦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以天地觀之則生以卦畫觀之則分雖然言生不言分則不明言分不言生則不備一分為二一奇一偶二分為四太陰少陰太陽少陽既分則為四則每爻上又生一奇一偶四分為八亦然一分一加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三十二為六十四只是一分一加耳此聖人畫卦得生成之自然故曰分陰

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詩書語孟之命意措詞不一體而足千變萬化觀之者當以意逆志况易乎有直陳其事直言其理者易見言在此而意在彼或比或類或嘆詠或奇或常或幽深或平易或警悟或戒勅然則聖人作意於文辭歟曰非也譬如雷霆雨露江漢河海潤澤聲響小大之不同顧所遇之地所遇之時何如耳

論卦象而不係於義理之得失不關於實用之取舍者

反對是也如朱震曰豫謙之反謙九三反而之四為豫何係於義理用舍哉以二卦論之謙何係於豫豫何係於謙哉朱震所以必從謙說者只欲就九三則互體上坤中坎坤中有水師之象耳師動而往行師也三公位反之則四四侯位有建侯之象坤伏乾天地也坎伏離日月也取象如是則與象辭相合聖人之於易固觀象而繫辭然則必如是之牽合附會細碎曲折恐非聖人之本心也非義之正大也

大而堯舜之授受湯武之征伐九年之水七年之旱細而一政一事之得失一草一木之生死皆孰使之然哉造物也孰為造物二氣也易以道陰陽之小大無遺變化無窮可以知未來内則修身外則治天下大則贊化育得天地之心類萬物之情君子可不朝夕洗心死而後已耶

六十四卦卦辭每戒以利貞何也孝弟忠信吉德也仁義禮智恒性也當其理為正不當其理則邪枉偏陂則

反爲吉德恒性之害况外物歟故聖人於每卦之下必戒之以貞貞者無毫髪之偏倚四方望之以爲表極至子思則名之曰中故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直其正也貞者端正無偏倚無過不及而又常永堅固久之而如是是以無所不亨無所不利也

先儒論卦變亦有太繁細而不切於實用求其所由來恐非聖人之本意亦無義理如云某卦自某卦來某卦復自某卦來難爲確論一陰五陽一陽五陰二陰五陽

二陽五陰何往何變而不可必曰其卦自某卦來求之義理則無定義較之實用則無所用本之聖人畫卦之始則繁碎而無統紀又不能加八而八之變而為六十四之有原有委有綱有目整齊窮盡不亂不滯也此無他因以易變易之書偶有所見移東易西拆南補北遂以為知易之變易曰變通莫大乎四時此聖人恐人妄以紛擾錯雜為變故揭此語以垂示使人觀四時之變則六十四卦之變天於四時而又繼之以通變而不

能通非知天地四時之變者也故又曰易窮則變不窮則不變此天地物理之常也所以謂窮者無他陽極而陰陰極而陽本乎一氣之聚散生消而已故又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嘗細碎紛擾朝更暮改好變之不常也

朱震以晉卦自臨來蹇之變又曰蹇六三之柔進而與君君同德故曰順布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朱震卦變反復展轉止欲附會柔進上行之一言若自觀卦中來

☷六四升於五九五降於四亦通謂自臨蹇中來於晉卦義理亦無關係謂自觀卦中來無矛盾然則卦變之說果何用哉蹇變而為臨也無義理臨反而成觀變愈多而義愈遠牽强太甚卦變之説類如此然則晉彖所謂柔進而上行者何也天尊地卑乾高坤下剛上柔下此正理也坤陰上交於乾為離乾陽下交於坤為坎又晉卦六五一爻當尊位故曰柔進而上行

諸儒見卦之變或云此卦自某卦來所説雖不同以愚

觀之似皆不求其原譬如論水不討其源隨其分派既多則曰此水自其所來此水又自其所來此水復自其所來殊不知萬派總出於一流一流出於一源以諸爻彖辭觀之六十四卦之變似皆出於乾坤二卦何以言之彖辭所論卦才卦德不過乎剛柔如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又曰剛上而柔下剛中正又曰內陰而外陽內陽而外陰剛柔既交則為健動止陰說伏麗明八物之性情為萬事之吉凶

六十四卦之名固出於聖人之口然理以象著象以理實數以理定理以數顯易本於象數以聖人觀之不待言語文字則天地萬物之消長人事之進退存亡昭布森列而無一不備此邵子所謂若論先天一字無止有六十四卦而已聖人憂後人之不知不能推廣而至於變化之無窮故繫之以辭以為易之注脚故曰後天方始見功夫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言天之廣大覆育乃下民之君也

今人之為惡不惟不為天之弔恤反見疾惡見威怒於上帝故其命亦多邪僻而不正天命本可信今日似為不可信何則人受天命以生凡事皆有初而無終狂悖不恒不可救藥此亦詩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下七章假文王嘆紂之詞以譏厲王二章言用人之道當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曷嘗以彊梁暴虐急斂之人在位任事莫非天降此慆慢之人以之害民歟無乃汝為君者以力助之歟三章嗟嘆殷紂曰汝執所見以為善人

者不知皆強暴之人徒增多民之怨懟使下民流言以
為對寇攘之惡用于內使下民興起詛祝無所不至而
無有窮極四章嗟紂嚴猛為能舉怨為德紂不自明其
明德賢者退而窮處故曰與讒諂面諛之人居雖有左
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而如無人也五章譏湎酒作狂
所從所用皆不合於義舉止既愆不分晝夜而號呼歌
舞白晝朋淫而無忌憚以晝為夜矣六章言小人乘是
肆志口口爭鳴如蜩如螗紛亂辨競如沸如羹矣大臣

小臣曰趨於敗正人相尚從而行之此風內熾于中國而延及鬼方七章言既不用善人不遵先憲大命以之傾覆八章嘆其禍未及于四遠而宗國顛覆矣為殷之監豈遠哉胡不以夏桀之事觀之

威儀抑抑敬慎也如書所謂克自抑畏嚴恭寅畏者也有諸內形諸外嚴於外所以養其中也德誠於中威儀嚴慎見乎外未有心不重慎而威儀之可畏可象者也既誠於中又謹於外交相涵養以為驗故曰惟德之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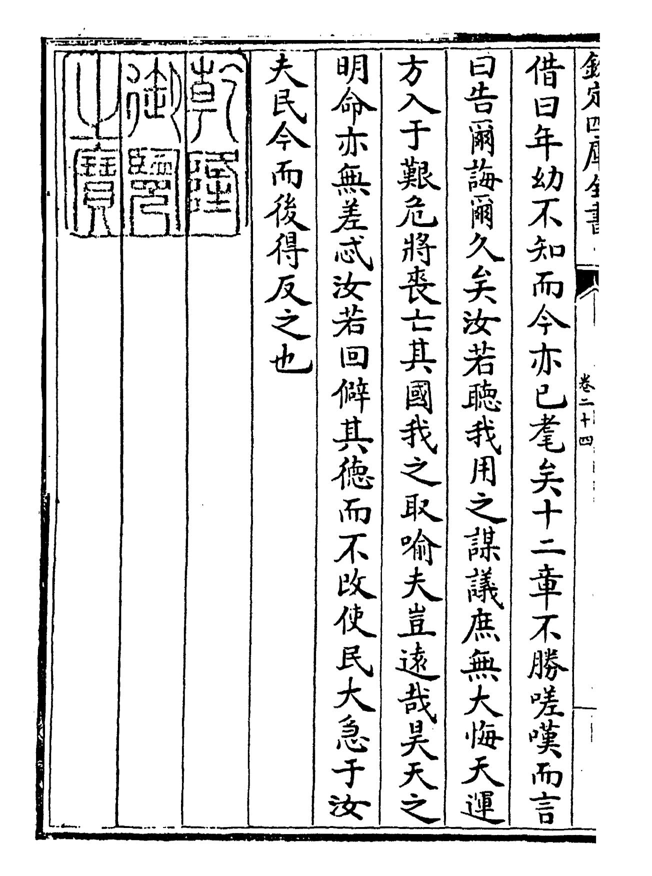
靡哲不愚靡哲者不敢以明哲自居也不敢以明哲自居則窮理養性惟日不足故能不愚庶人之愚者其職分禀賦宜有此疾哲人而亦愚則反常矣肉食者鄙亦靡哲不愚之謂也蓋譏居高明者皆愚也亦通

無競惟人競彊也不恃其力之彊大惟務于得人得人者得人心得賢人衆多故四方取以為訓有覺德行覺德行以先覺覺後覺之意上之人德行雖備於身又能以善及人養人使人皆覺悟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所謂以德服人中心悅服故四

國順之訏謨定命訏者嘆嗟論難也謨謀議也一訏一謨莫不中理定為命令發號施令告于四方使人入耳銘心而不能忘雖隔歲年之遠猶若今辰之告言猶在耳銘豈忘心之謂也譬如書之誥訓誓命使萬世之下讀之聽之尚能竦動人心況當時之人乎唐德宗奉天一詔至今猶能感人然則王言之發豈可不誠不慎哉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以身教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修身為本也二者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

之意也此二章既泛論在人上者不可不如是之修省三章乃言今日之失曰興迷亂于政興者相翼輿相助相尚相長之謂也政正也既昏迷紊亂不能自正又迷亂先王之政典以至顛覆其德而不修整荒湛于酒而縱恣沉湎汝輩惟耽樂是從不念承繼先業之重不能徧求先王之成憲其能執守其明法與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人自喪德天亦不能加護而厭棄之故曰肆皇天弗尚使女如泉之流下而不反無乃淪陷相與以危亡自

今已往夙興夜寐當嚴肅靖恭於朝廷之上立萬民之
表章以至於修車馬備器械頒戒戎兵之興作遠慮於
蠻夷之遐荒五章六章復以敬身謹言為戒七章敬慎
之功益密專以慎獨為戒八章言行修而人法之九章
言聽之非艱行之維艱十章戒警勿以癡騃自處當以
老成自警十一章言天明可畏我之所以不樂者觀爾
所為夢夢然畧不省悟是以我心憂慘雖前後誨爾諄
諄而聽我則藐藐忽畧不以我心為教反以我為相虐



借曰年幼不知而今亦已耄矣十二章不勝嗟嘆而言曰告爾誨爾久矣汝若聽我用之謀議庶無大悔天運方入于艱危將喪亡其國我之取喻夫豈遠哉昊天之明命亦無差忒汝若回僻其德而不改使民大急于汝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